



DAOIST STUDIES IN TRANSLATION SERIES

道教學譯叢(之十六)

HISTORY OF KOREAN DAOISM

朝鮮道教史

[朝鮮] 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齊魯書社

道
教



道教學譯叢(之十六)

朝鮮道教史

〔朝鮮〕 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齊魯書社

道教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朝鮮道教史／〔朝鮮〕李能和輯述；孫亦平校注．
—濟南：齊魯書社，2016.9
(道教學譯叢)
ISBN 978-7-5333-3575-5

I. ①朝… II. ①李… ②孫… III. ①道教史—
朝鮮 IV. ①B959.3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02402 號

朝鮮道教史

〔朝鮮〕李能和 輯述
孫亦平 校注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山東新華印務有限責任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張 10.25

插 頁 3

字 數 257 千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3575-5

定 價 36.00 圓

《道教學譯叢》編委會

名譽主編 黃健榮

名譽副主編 (以姓氏筆畫為序)

周和來 林國柱 莫小賢 葉長清 趙淑儀
趙球大 鄭康勤 蕭炳強

主編 朱越利

副主編 王宗昱

編委 (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煌 [日]山田俊 (Yamada Takashi) 王卡

王宗昱 王承文 [法]呂敏 (Marianne Bujard)

呂鵬志 朱越利 李剛 李之美 李遠國

李豐楙 [美]柏夷 (Stephen R. Bokenkamp)

莊宏誼 [法]高萬桑 (Vincent Goossaert)

郭武 陳敏 陳霞 陳耀庭 孫亦平

黃海德 [日]麥谷邦夫 (Mugitani Kunio)

[德]常志靜 (Florian C. Reiter)

[韓]崔珍哲 (최진석) 張思齊 張崇富 張廣保

萬毅 程樂松 [法]傅飛嵐 (Franciscus Verellen)

雋雪艷 [法]勞格文 (John Lagerwey) 詹石窗

趙衛東 鄭素春 [日]橫手裕 (Yokote Yutaka)

樊光春 黎志添 [美]劉迅 (Liu, Xun) 劉仲宇

蕭登福 龔鵬程

本書責任編委 孫亦平

學術秘書 宋學立 王皓月

總 序

16 世紀，歐洲傳教士對中國感興趣，到中國收集資料，這些人被稱為“實踐型漢學家”，他們無意中發現了中國的道教，將之稱為“老君的宗派”或“道士的宗派”。大約到了 19 世紀，歐洲和亞洲有學者開始以學術的眼光關注道教。這些人多屬於“學院型漢學家”。大家一般認為法國和日本“學院型漢學家”的道教研究開始得最早，韓國、德國、英國、荷蘭、俄國等國也不晚。

20 世紀以來，又有更多國家的學者加入道教研究的行列，為國際道教學注入了活力。道教學早就走向了世界，並且在相當長的時期裏由外國學者唱主角。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學的動因不盡相同。有的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或好奇，有的外籍華人學者是因為割不斷心中的祖國情結或文化認同，有的是出於學術、謀職的需要，或受到他人的指點或影響。不管怎麼說，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化，中國人歡迎。他們的優秀成果，已成為世界道教學的寶貴財富。

這裏需要解釋一下。我所稱呼的道教學者，既包括專攻或主

攻道教學的學者，也包括僅僅兼攻道教學的學者。國外研究道教者，多為漢學家，專業分工比較寬。其中兼攻道教學的學者所占比例更大。

毋庸諱言，早期也有另一些外國道教學者，曾服務於他們國家對中國實施文化利用和文化占有的國家目的。這樣的意圖理所當然地遭到歷史的唾棄。還有些學者，信奉西方中心主義，或自認為是優等民族，高人一等。這些表現祇能表明他們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具有歷史的局限性，令人遺憾。儘管懷着不光彩的動機，或妄自尊大，但上述兩種人中的許多人，由於是真正的學者，嚴格遵循學術規則，學風嚴謹，所以他們撰寫的一些道教學著作表現出純學術性，仍為學術作出了貢獻。他們中的一些學者，1978年以後到中國作學術訪問時，有人曾真誠地當面向中國學者表示深切的懺悔，有人已經克服了自身的歷史局限性，持平等、友好的態度。我親眼見到，特別贊賞。

一二百年來，一些國家的漢學界形成了道教學師承，學術薪火代代相傳。他們幾乎百分之百地懂漢文。有的人曾經客居宮觀，體驗道士生活。有的人索性當一段時間的道士，學習科儀。他們不僅能夠熟練地運用西方近現代的研究方法，有人還精通中國傳統的文獻、訓詁、考據之學。有的人甚至親身實踐道教修煉。他們認識到道教對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作出“不瞭解道教就不瞭解中國”的結論。他們辛勤耕耘，碩果纍纍。許多經典之作，可以傳世。許多外國杰出的道教學者，舉世聞名。如今，國外一些研究所和大學，道教圖書的收藏規模令人歎為觀止。有的國家成立了道教學術團體，創辦了道教學雜誌，定期開展道教學術活動。國外的道教學早已形成相當的規模。

外國道教學者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和開拓性的研究工作。外國道教學者收集、考證、梳理道經，不遺餘力。他們跋山涉水，進行田野考察，記錄了大量珍貴資料。他們綜合分析各種文獻，追溯道教的歷史，儘可能使其面貌清晰。他們廣泛研究道教與社會各個方面的密切關係，創造了一系列術語。他們力求精確地解釋重要的概念，有時發生爭論。他們積累了寶貴的治學經驗，形成了自身的學術規範。我國學者從外國道教學成果中，獲益匪淺。外國道教學者是我們“厲害的競賽對手”，使我們時時不敢鬆懈。

外國道教學者研究道教時，文化傳統的差異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比如，有時我們容易理解的事，外國學者却隔着一層窗戶紙。有時外國學者站在山外看廬山，會在我們司空見慣、不以為意之處大有發現。再比如，有的外國學者將道經的形成年代估計得較遲，有的外國學者斷言“道教沒有教義”。出現這些現象或結論的深層次原因，恐怕要從文化傳統的差異去尋找。外國學者進行跨文化的道教學研究，為我們提供了新思路 and 新的理論方法視角，提供了根本性的比較和真正的參照系，可以幫助我們的研究避免封閉和僵化。這對我們是極大的幫助。外國學者站在自己的文化立場上研究“他人”，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一些誤解和誤讀，這客觀上對我們的研究起到提醒和啓發的作用。

1978年，道教學正式納入我國國家研究計劃。自那一年以來，我國道教學發展迅猛。現在是中外道教學者“攜手同臺唱大戲”。但學術研究無止境，我們不能滿足。我們今天進行道教學探究，不僅要高高地站在我國學術前輩的肩膀上，而且要高高地站在外國學術成果的高峰上。我們要經常對照參照系，還要對這個參照系進行研究。

當今我國研究道教的年輕學者，普遍精通一兩門外語，精通三門者就少了。精通四門或更多種外語的，很罕見。現在大家說到外國道教學，都能列出長長的學者名單和書目、篇目，但把各語種的主要成果都瀏覽過來的人幾乎沒有。這就需要翻譯。各國道教學的重要著作，翻譯到中國來的，還不多。大家分頭將各國飽含心血、充滿睿智的道教學著作翻譯出版，將是一件多麼大的好事啊！這些譯本可供我國道教學者參考自不必說，其他學科的學者也會從中受益，各官觀也將歡迎。本叢書就是做這件大好事的。

在中國，宗教學研究是冷門，道教學研究是冷門中的冷門。所以，研究道教“費力不討好”。道教學在外國也是冷門。近年來，略有些熱，終究還是冷的。外國大學攻讀道教學的學生，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就是證明。一二百年來，外國道教學者坐冷板凳的也不少，也大都在寂寞中皓首窮經。人們常把教師比喻為“兩頭點燃的蠟燭”，歌頌他們“照亮了別人，燃盡了自己”。這些甘於寂寞的外國道教學者，默默地為人類積累知識，何嘗不是蠟燭！我們翻譯他們的著作，是對他們學術貢獻的認可，表達着我們的學術敬意。

1978年以來，中外道教學者的學術交流開始頻繁起來，相互結下深厚的學術友誼。歲月不饒人。25年來，前輩道教學者，大多已進入耄耋高齡，有的已經駕鶴西歸。許多外國道教學者，初識時還是滿頭青春秀髮，或烏黑發亮，或金色、褐色、紅色像火焰，像雲霞，現在都已經晨霜點點，甚至雪滿山巔了。每念及此，感慨萬分。但中外學者相互取長補短，切磋琢磨，其樂無窮，也使我們感到無限欣慰。我們同外國道教學者，當然是散多聚少。但學術交談是超越時空的。我更多的時間是在閱讀和書寫中同他們進行心靈交

談。我感到他們一直從我的書架上注視着我寫作，有時似乎就坐在對面賜教於我。我們中國道教學者，不僅擁有一批國內同行，還有不少國外高朋經常同我們進行學術對話，經常傳來友誼，我們怎能不感到精神上的富有？翻譯這些朋友們的著作將之出版，也是對他們的友誼的回報。這種回報純粹是學者式的。

朱越利

2003年8月24日

前 言

生活於朝鮮王朝末期的學者李能和(1869—1943)是韓國道教研究的開創者,其代表作《朝鮮道教史》是第一部系統研究中國道教在朝鮮半島傳播並發展為朝鮮道教的著作。該著作反映了20世紀初朝鮮半島在西學東漸、外族侵略、逐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學者們對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視之情。

李能和出生於忠清北道槐山郡的一個文化氛圍濃厚的家庭,從小即入漢語學校學習,十八歲又就讀於英語學校。1895年,李能和到官立法語學校學習法語,1897年於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任教,1905年又到日語夜校學習日語。1906年,李能和任官立法語學校校長。1909年,李能和因精通漢學,又深諳英、法、日等語言,先後任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的學監、校長。當時的朝鮮半島面臨著內憂外患,尤其是1910年日本占領並統治朝鮮半島後,李能和辭去官立漢城外國語學校校長職務,於1912年改任私立能仁學校校長,並進入佛教振興會工作。以此為契機,李能和開始致力於收集有關朝鮮民俗資料,撰寫《朝鮮神事志》和《百教會通》的工作。李

能和是以研究朝鮮民俗為基點，進而研究朝鮮佛教、神教、巫教、基督教，在對各種宗教有了比較深入地瞭解之後，纔進入道教研究領域的。

當時的朝鮮知識界有把宗教分成“上等”和“下等”的傾向，而道教被視為下等的“迷信”。即便如此，還是有個別學者，如李圭景、李能和、全秉薰等開始關注道教。一般認為，韓國道教研究發軔於李圭景，其所著《五洲衍文長箋散稿》被稱為古代朝鮮的“百科全書”。其中有十多篇以“辨證說”為名的短文，根據文獻梳理和例證歸納，對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及特徵進行了考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東國道教本末辨證說》，但這祇是一些尚未形成體系的零碎研究而已。

以現代科學方法來研究道教則肇始於李能和與全秉薰，他們表現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學術風格。朝鮮儒者全秉薰（1858—1927）在日本占領朝鮮後，來中國學習道教，他在讀《周易參同契》時，感到難於理解，乃去廣東道教勝地羅浮山拜全真道龍門派道士古空蟾為師，但仍未能解惑。於是全秉薰又花了十年時間，在羅浮山研習《道藏》，修行全真道內丹功法。今天，羅浮山朱明洞洗藥池旁有一塊巨大的摩崖石刻，上面刻著“丹以祈壽世”五個古隸體橫排字，落款題刻即為楷書“孔子後四十一庚戌冬，韓人全秉薰題”^①。全秉薰還“將自己領悟的道，從秘而不宣的道學發展為神仙學，並將它命名為精神哲學”^②。後來，全秉薰以道士身份來到北

① 李廣文著《博羅縣古、近代摩崖石刻》，博羅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博羅文苑》第7輯，第9頁。

② 全氏大同宗約所編：《全氏總譜總錄》，韓英文化社1931年版，第45頁。

京建立精神哲學社，進行著述和教學活動。1918年，全秉薰看到相傳由崔致遠發現，後刻於妙香山石壁上的《天符經》，並對其進行了一年多的研究，認為它雖然祇有81字，却是一部儒、道兩家共奉的“聖經”。據此，他在1920年出版的《精神哲學通編》^①中最早對《天符經》進行注釋，並對道教哲學進行了探討。如果說，全秉薰比較側重於修道與傳道，那麼，李能和則更注重採用文獻學方法對朝鮮道教進行歷史考察，這與他的生活經歷與知識背景密切相關。

1918年，李能和新文館自費出版了用中文撰寫的《朝鮮佛教通史》上、中、下三編，這為他後來輯述《朝鮮道教史》奠定了基礎。《朝鮮佛教通史》上編以編年體方式記述了佛教在朝鮮半島約1600年的沿革發展史，從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的三國時代始，經過高麗時代、朝鮮時代，直到朝鮮總督府時代（1911—1916）為終，其中通過闡述奉恩寺等31座佛教寺廟的寺法、寺乘、宗旨、燈規、主職與寺格等，展示了朝鮮佛教的歷史演變與文化特徵。中編則通過三寶源流、印支淵源羅麗流、臨濟宗之淵源、朝鮮禪宗臨濟嫡派等章節，來說明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分宗立派後，再傳入朝鮮半島的具體過程。下編有雜項二百品題，從信仰、思想和文化的角度，展現了朝鮮佛教的民族風格。《朝鮮佛教通史》既是研究朝鮮佛教全貌的史著，也為李能和後來輯述《朝鮮道教史》提供了珍貴的參考文獻和研究思路。

1921年，李能和進入總督府學務局擔任編修官，1922年又擔任朝鮮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由此致力於朝鮮民族文化的資料整理與學術研究，發表了一系列富有開創性的學術成果。例如，《朝鮮神

① 北京精神哲學社1920年版。

教源流考》於 1922—1923 年在日本京都大學《史林》(第 7 卷,第 3~5 號;第 8 卷,第 1~4 號)上連載,拉開了朝鮮民俗學研究的序幕。1927 年,李能和連續出版了《朝鮮巫俗考》(《啓明》第 19 號)、《朝鮮女俗考》(東洋書院·翰南書院發行)、《朝鮮解語花史》(東洋書院·翰南書院發行)等著作。1928—1929 年,李能和以日語撰寫的《朝鮮巫俗考》在《朝鮮》雜誌上分 15 期連載發表。同時,他撰寫的《朝鮮基督教及外教史》也在朝鮮基督彰文社刊行。1929—1930 年,李能和又在朝鮮語《朝鮮》雜誌上陸續發表了《朝鮮神話的婚媾》(168 號)、《朝鮮官妓起源》(第 179、180 號)、《朝鮮喪祭禮俗史》(147~150 號)等。

在深入研究朝鮮神教、巫俗、佛教和基督教的基礎上,李能和又走入道教研究領域,從 1927 年至 1933 年,他在掌握大量中、朝文史資料的基礎上,用中文手寫的《朝鮮道教史》,第一次系統地勾勒出朝鮮道教的歷史脈絡和信仰特徵,但因沒有正式出版,故當時並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此後,李能和還於 1936 年在《青丘學叢》第 25 號上發表了《朝鮮儒學中的陽明學派》,並參與了《朝鮮史》的寫作工作,撰寫了《朝鮮史》第五卷“光海君-景宗”、《朝鮮史》第六卷“英祖-庚午改革”。1943 年 4 月 12 日,李能和在江城市飛敦岩廳的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歲。此時正值二戰期間,朝鮮半島戰火紛飛,學術研究也停頓下來。

1953 年,朝鮮戰爭結束後,朝鮮半島從此分為朝鮮與韓國兩個國家。不久,隨著韓國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一些學者開始重視並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李能和的著作也受到了關注。1959 年,韓國東國大學將李能和中文手寫本《朝鮮道教史》影印出版,內部發行後,馬上引起了學人對朝鮮道教的興趣。1977 年,李鐘殷將中

文本《朝鮮道教史》譯成韓文，並與原中文手寫本合編在一起，由韓國普成文化社出版後，在朝鮮思想史及宗教史領域的學術影響越來越大。

《朝鮮道教史》這本篇幅不太長的著作共分為二十九章，但因第二十九章是“中國道教源流大概”，故實際上探討朝鮮道教的祇有二十八章。李能和在第一章“總說”之後，從第二章“朝鮮壇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起筆，然後依照歷史發展，按專題來安排章節，依次是，“神市氏肇降之太白山即是三神山說”“三神山在海東說”“秦之方士來東之迹”“高句麗道教輸入”“百濟道家思想”“新羅道家思想在神佛兩教之後”“新羅仙派”“高麗道教道佛行事思想雜糅”“高麗史上道教的行事”“醮祭青詞”“明太祖遣道士來高麗”“高麗仙派”“李朝道教之昭格殿”“昭格署像設及醮祭”“大清觀沿革”“太一殿及太一神”“摩利山壇祭天”“老人星（壽星）”“朝鮮丹學派”“道教與盲人之關係”“家宅行事與道教之關係”“年中行事與道教之關係”“星象星精說”“七星”“善陰鸞教”，直到第二十八章講述 20 世紀朝鮮半島流傳的“自謂儒佛仙合宗之教”為終，其歷史跨度近兩千年，長於他撰寫的《朝鮮佛教通史》。

《朝鮮道教史》以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為基點，從神靈信仰、道家哲學、道教教義、齋醮科儀、道教宮觀、修煉道術、風水圖讖、星斗崇拜等方面既展示了朝鮮道教所包含的豐富內容，也說明了朝鮮社會政治文化對道教傳播的作用，尤其是在最後一章探討以“儒佛仙合宗之教”為特點的新興道派時，又從一個側面展示了 20 世紀初“西學東漸”之風潮對朝鮮道教所產生的影響。李能和雖然討論的是古老道教在朝鮮半島的傳播歷史，但其中隱含著作者對外來文化與民族傳統、國家祭祀與民間習俗、傳統宗教與現代意識的

思考，使該書具有以下突出的特點：

第一，朝鮮道教來源於中國道教，是中國文化傳播與影響的結果。李能和在《朝鮮道教史》開篇就指出，壇君既神又仙，與中國道教所崇拜的神農、黃帝相類似，“朝鮮壇君神話最近於道家說”，由此說明朝鮮半島自古以來就流行著與中國道教相類似的神仙信仰。李能和還將朝鮮半島上的智異山、金剛山與漢拏山並稱為“三神山”，雖然提出“三神山在海東說”，但又通過對“秦之方士來東之迹”的梳理，探討了秦始皇海上求仙活動在朝鮮半島的影響，由此說明流行於中國齊燕沿海的方仙道與朝鮮神教信仰相融合，支持著道教神仙信仰在朝鮮半島挺立起來。後來，無論是新羅仙派、高麗仙派，還是朝鮮丹學派，其源頭都在中國道教，但它們在朝鮮半島的流傳過程中，通過與朝鮮民族文化的融合，又展現出一些不同於中國道教的特色。

第二，指出了道教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途徑與方式。李能 and 以大量資料來說明，道教通過官方途徑正式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是唐高祖武德七年（624）。那年，唐高祖聽聞高句麗國人爭奉五斗米道，乃派遣道士携老子像前去傳道。後來，唐太宗於貞觀十七年（643）為高句麗王派去道士叔達等 8 人，兼賜老子《道德經》。1110 年，宋徽宗派遣兩名道士去高麗，高麗睿宗專門為他們在都城建造了朝鮮半島的第一座道觀——福源宮。朝鮮王朝初期，昭格殿為醮祭老子及天神星辰之所，到世祖時，改殿為署。以昭格署為代表，朝鮮王朝時出現了名稱各异的道觀，展現出道教在國家祭祀儀典中占有的特殊地位。“壬辰兵亂”後，宣祖為整頓社會秩序而大力推行儒學，以儒學為正統，在舉國上下崇儒的氛圍中，昭格署被廢除。從那時起，朝鮮道教便漸漸隱退到民間，道教神靈信仰被朝

鮮民俗所容納,《老子》和《莊子》被那些儒家學者閱讀評論,道教修煉書在那些養生愛好者中傳播,道教符籙科儀則在新興宗教中保留下來。

第三,梳理了道教丹鼎派在朝鮮半島的傳播與發展。李能和依據李宜白《梧溪日志集》、車天輅《五山說林》、柳夢寅《於于野談》、李德懋《青莊館全書》、李晔光《芝峰類說》、韓無畏《海東傳道錄》、洪萬宗《海東異迹》《旬五志》和趙汝籍《青鶴集》等,指出在朝鮮半島傳播的丹鼎派以內丹修煉為主,其源頭在鍾呂內丹道。新羅時,崔承祐、金可紀、僧慈惠等入唐留學時,得到鍾離權將軍傳授的道書與口訣,他們不僅自己進行修煉,而且還在歸國後進行傳教。尤其是崔承祐,返回新羅後努力傳教,逐漸形成了代代相承的朝鮮仙派。李能和對朝鮮仙派的法脉傳授譜系進行了詳細說明,崔承祐傳丹法於崔孤雲、李清。李清傳授明法。明法復授慈惠。慈惠授權清。權清授元僕賢。元僕賢授金時習。金時習授天遁劍法煉魔真訣與洪裕孫,以《玉函記》內丹之要授鄭希良,又以《參同契》《龍虎秘旨》授尹君平。尹君平授郭致虛,鄭希良授僧大珠。僧大珠授鄭礪、朴枝華、洪裕孫。洪裕孫授密陽孀婦朴氏妙觀。妙觀又授張道觀。郭致虛授韓無畏。權清授南宮斗,又授趙雲伋。雖然李能和有關朝鮮仙派的資料主要依據於《海東傳道錄》,但他還搜集了相關資料,對這些仙道人物的生平與事迹作了一些補充說明,從而使朝鮮仙派顯得清晰而生動起來。

第四,通過國家祭祀和民間習俗來展現道教神靈信仰在朝鮮半島的影響。李能和指出,在朝鮮半島傳播的道教神靈主要有:玉皇上帝、天神、太陽神、星斗神、龍王神、城隍神、土地神、守門神、井神、風神、樹神、水神、河神、橋神、后土神、痘神等。這些道教神靈

在傳播過程中，逐漸染上了朝鮮傳統宗教的色彩。例如，高麗朝就將道教神靈信仰和星斗崇拜融入朝鮮民族特有的摩利山塹城壇祭天活動中，成為國家重要的祭祀活動：“摩利山之醮祭，其源本出檀君無疑也。李朝諸祀錄，或云摩利山是祭星之所，或云是祭天，或云是祭玉皇上帝，其名雖異而其實則一。蓋因檀君之事，原來帶有神事而兼仙風的色彩故也。”^①到了朝鮮時代，擔任摩利山塹城壇的祭官稱為行香使，一般由二品官員擔任，例如，世宗十年（1428）十一月壬戌“傳旨禮曹，自今靈寶道教、三界大醮、神殺醮及塹城醮行香使，忽遣代言，以二品以上差定”^②。此外還設置了獻官、執事、典祀官等，組成了一個龐大的皇家祭祀團。李能和特別指出，那些在摩利山塹城壇進行的祭天儀式之所以被稱為“醮”，可能來源於道教。他還通過太一殿及太一神、摩利山壇祭天、老人星（壽星）、道教與盲人、家宅行事與道教、年中行事與道教、星象星精說等章節，來說明道教神靈信仰如何在歷代統治者的推行下，漸漸地具有了朝鮮民族文化的色彩。

第五，關注“西學東漸”影響下出現的民間宗教中的道教因素。李能和雖然以朝鮮王朝以前的道教為研究重點，但他也關注在東亞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趨勢中，朝鮮王朝末期興起的一些民間宗教如東學（天道教）、青林教、南學（大宗教）、普天教（太乙教、吽哆教）、白白教的性質問題。他在第二十八章中指出，這些新興宗教在教理上兼綜儒、佛、道（仙）及基督教，既接受了道教的信仰與符籙，又以一種適應現代社會要求的方式，如關注社會問題，追

① 李能和輯述：《朝鮮道教史》，東國文化社 1959 年版，第 260～261 頁。

② 《李朝實錄》第 7 冊《世宗實錄》卷四二。